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百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暐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慕容恪陽騖皇甫眞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案雋當作儁下文均同初封中山王壽立爲太子及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

輿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幷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何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

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簒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軍

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蛄蝦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御覽三百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平作圖圈作圍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脩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

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顔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哀帝紀及天文志下記野王潰均在七月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顔與護率衆據河陰顔北襲勑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暐遣其寍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鎭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寍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暐豫州刺史孫

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皐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海西公紀作揚武）以其左中郎將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暐境內多水旱（御覽十一崔鴻春秋前燕錄曰建熙七年五月慕容暐下書曰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太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大降）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
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輭弱任重夕惕唯憂
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辯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
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
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
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
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
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
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
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

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
言敢忘虞上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
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韓曰朕以不天早傾
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
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
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
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
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壹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
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
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

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
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横流乾光墜曜朕以眇
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
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
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
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
宏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
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暐鍾律郎郭欽
奏議以暐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暐從之太和元年暐遣
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

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魏書慕容廆傳曰暐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周家祿校勘記曰關誤闕）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

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眛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詖據陜降于暐（苻堅載記詖作庾）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詖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

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眞引并冀之眾徑趣

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鄴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槊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暐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詵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眞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

猛乎眞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淸四海暐納之綰旣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率衆五萬伐暐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東晉疆域志曰外黃縣有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

破犨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枋頭犨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幷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㵎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讀史方輿紀要五十曰東㵎在睢州東慕容德伏兵東㵎中與慕容垂夾擊溫處也死者三萬餘人苟池閒

溫班師邀擊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暐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類聚二十二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命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覦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

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
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
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
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許不以爲虞皇甫
眞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
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
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
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姦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
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
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暐召評

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于金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通鑑晉紀注曰石門在滎陽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通鑑晉紀注曰新樂亦當在滎陽界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眞眞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眞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

鸞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末至而眞眞統俱卒眞黨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魏書司馬叡傳曰眞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暐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尙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

幽明貪情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
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穨化替
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戸不過漢
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
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
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
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
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
戸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

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
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
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
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
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
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
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
王以尚財爲本漢文以皁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
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
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厮養通兼

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穀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賚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積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

垂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款宜撫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上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衔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關闚乃是戢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眾伐暐猛攻壺關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潞安府治即故壺關縣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以太傅評下邳王厲等帥精卒三十萬拒秦師猛安進師潞川讀史方輿紀要三曰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

暐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討敵能鬬當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暐遣其

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鄴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杜氏左傳定七年注曰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曰沙亭在大間名府東晉地道記元城縣南有瑣陽城蓋即沙亭矣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通鑑晉紀作徐蔚注云扶餘王子率扶餘高

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暐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于高陽御覽四百十七燕書曰孟高字宏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暐即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惟高及殿中將艾郎等十餘騎從行遂福祿逢賊高獨力戰射殺之）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案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前燕錄作巨虎此避唐諱改武高僧傳佛圖澄傳作暐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

弁其眾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御覽四百八十二後燕錄曰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為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弁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侯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侯上有郡字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暐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諡幽皇帝始庬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庬就凡八十五年周家祿校勘記曰按

廆始以太康十年徙居青山永嘉之初自稱大單于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昌黎公讓不受及即尊位重申前命固讓公爵直至裴嶷獻三國之捷朝廷始遣使拜廆遼東郡公事在太興四年安得武帝太康六年已稱公耶武帝太康六年當作元帝太興四年太興四年至太和五年凡五十年案皝以升平四年嗣僞位至太和五年在位僅十一年二字衍御覽一百二十二引晉書無二字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案儁當作儁下文均同俱伐

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眾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圖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𨵦之計言終而死

陽騖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廆官至東夷校尉[御覽四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騖母李氏博學有母儀璪容就常升堂拜敬]騖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雋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騖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暐既嗣偽位中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騖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

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御覽四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性尤清儉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殮財

皇甫眞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暐下說具上劉宣篇目

皇甫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爲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眞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眞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御覽二百四十六引范亨燕書曰

皇甫眞從輔國恪討擒冉閔卽南圍拔鄴石氏皆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眞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眞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匹牛四十頭以助軍資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眞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九年之閒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劒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眞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鎭西將軍幷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

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幷欲覰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苻堅載記作右賢王）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眞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眞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清儉寡慾

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御覽五百四十二燕書曰鄴城人守秦主初入臨前殿讌羣臣數百人皆集東掖門見侍中王猛來眞等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荅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啟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侯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恆暗符
天表沈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于沖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爲侯鴟鴞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豁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
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眾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輣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斠注卷百十一

晉書斠注卷百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類聚八十二秦記曰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御覽三百六十一引三十國春秋曰其母姜氏因寢

産洪驚悍而落好施多權略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好施作好學號武
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散千金招延儁傑戎晉襁負奔之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
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魏書苻健傳曰年十二而父死爲部帥羣氏推以爲盟主劉
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晉春
秋洪降劉曜在太興元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
春秋前秦錄曰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
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魏書苻健傳曰劉曜拜洪爲寧
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氏王案載記於劉聰劉
曜所拜將軍刺史略陽公氏王均未詳載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
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曰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
年石生起兵于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

雍州刺史[illegible]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石虎既滅生洪率戶二萬下隴東如淵胡虎拜洪護氐校尉進爵爲侯從秦雍州民羌十餘萬戶于關東遷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于枋頭果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從征段遼有功進封平西郡公魏書苻健傳曰遷光烈將軍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太寧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公魏書苻健傳曰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魏書苻健傳曰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時姚弋仲亦圖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衆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

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案石季龍載記作麻秋率衆奔於苻洪與此異）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魏書苻健傳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謚惠武帝（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追尊父洪爲大祖武惠皇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 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生之夜洪夢族會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魏書苻健傳曰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魏書苻健傳作雄傑皆應之健密圖關中類聚八十五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密作陰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類聚八十五引晉中興書作使其徒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

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作後十餘日帥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魏書苻健傳作弟輔國將軍雄遣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魏書苻健傳作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誤作青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軹關在濟源縣西北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魏書苻健傳事若作若是此及作不及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作若事不捷汝死有如河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魏書苻健傳將張先作將軍張光要健作逆健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

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魏書苻健傳此句下有諸君知不此漢祖居秦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水經渭水注曰渭水又東逕巒都城北注云故蕃邑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巒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拱杜洪十六國疆域志曰渭南有赤水長安志赤水在渭南縣南一十五里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周家祿校勘記曰地理志作陰般紀傳多作陰盤又作陰磐陰槃宜從一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三輔壁壘悉降健引兵至長安魏書苻健傳引兵作長驅洪奔司竹水經渭水注曰就水歷竹圖北水經注刊誤十九曰箋曰孫云圖字疑誤或是陵字按名勝志引作歷竹圖元和郡縣志司竹園在盩厔縣東十五里史記渭川千畝竹漢書王莽傳霍鴻負

倚芒竹亦謂之鄂杜竹林有司竹都尉即此地也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引隋圖經作在盩厔東十二里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魏書苻健傳曰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安初學記六裴景仁秦書曰苻健至長安賈玄鉉鄭猳等上尊號依舊儀設壇城南於渭水之陽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子萇為皇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弟雄丞相東海公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

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御覽四百十一秦記曰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川獲其尚書趙琨然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群烏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烏向山而得父尸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寰宇記二十五日戴延之西征記云苻秦築宮于長安東城中有太極殿殿上有金井焉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水經沮水注曰鄭渠上承涇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東逕宜秋城北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宜秋城在涇陽縣西北晉書校文五曰司馬勳傳杜洪說勳除琚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據其言則琚無殺

洪事且琚死亦不由於健然致御覽伍十所引前秦錄亦有健攻張琚於宜秋語與此所言合疑動傳有訛此乃實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錄也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晉書校文五曰據尚傳時爲安西將軍其進號鎮西據帝紀在永和十一年十月後是役尚四年尚遇與戰稱在琛輙此處不應即書鎮西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虜遇及其眾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重華傳征東大將軍作征虜將軍宋脩作宗悠雄與菁率眾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眾中謂

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案桓溫傳作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與此小異嶢柳即堯柳堆溫傳作堤爲塢之譌溫轉戰而前次于霸上萇

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于温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于白鹿原御覽五十七潘岳關中記曰驪山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故名之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水經渭水注曰長安北出西頭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又曰洛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脩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

御覽三百七十七祖沖之述異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五丈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書鈔一百三十六秦記曰霖雨河渭溢蒲坂津監寇登于河中得一隻屐長七尺三寸稱屐五指長尺餘指文深一寸左右通五孔御覽六百九十八引三寸作二寸稱屐作稱屐指文深作指尺御覽三百七十七引祖沖之述異記作文深七寸寰宇記二十八日蒲津關因蒲坂又以河津之湊因以為名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艸無遺魏書苻健傳作關中大饑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艸皆盡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

行路斷絶健自鐍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六月健寢疾引太師魚尊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日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晉書校文五日穆帝紀健卒于永和十一年距永和七年健僭號時凡五年此云四年誤至其卒年與前秦錄相較差十年未知誰爲實錄）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苻生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苻雄王墮

生字長生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苻生字長生總目健與洪健並列與和粲附元海聰記者不同第三子也幼而無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均作幼而麤暴昏酒無賴御覽三百六十六引前秦錄曰驍果暴昏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均作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魏書苻健傳作刀矟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

成自當脩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
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
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甚既死
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魏書苻健傳曰初健之長子死
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穆帝紀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六月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甫爾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尊其
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曰后梁安之女孫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
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廋爲鎮東大將

軍豫州牧鎮陜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强懷與桓溫
戰没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
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
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
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
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
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
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
秋前秦錄作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
太傅錄尚書

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誅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魏書苻健傳曰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又曰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御覽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二引晉中興書彎弓作張弓錘作椎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災宜以貴臣應之生曰推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案隨與墮形近致譌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

牢典勸魏書苻健傳典勸作行酒既而怒曰何不强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

來有何怪乎璀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覓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璀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誡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覓殊曰三王

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
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
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
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璀曰秦若兵強
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
命賀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
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
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
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
恐涼州弗可保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

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忠貧殊曰
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隴海之饒勁士
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
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
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
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
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
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璀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
江南何以不賓貧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

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璀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頁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驃將軍東海王竪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尙父者則太師錄尙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强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强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

則左衞將軍李威右衞將軍苻雅御覽四百七十七車頻秦書曰尚書令苻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異富寍作苻雅貧權撰苻堅就猥藉舉載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苻堅載記作強汪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前秦錄亦作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御覽四百九十五前秦錄曰梁讜字伯言博學有儁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二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案梁熙見苻堅載記上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元和姓纂九日隴七代孫晉生武威太守因居安定始家焉子羌苻秦并州牧左僕射立忠將軍彭越安

遣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襲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尙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

張哲于裴氏堡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曰裴氏堡在垣曲縣東南晉永嘉末居人裴氏築堡自守處也後因置屯守於此晉將軍劉度等率眾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眾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眾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

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故長安城北本名横橋雍録中渭橋在今咸陽東南二十二里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心魏書苻健傳作刳出心胃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魏書苻健傳作生舅强平切諫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社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

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項而殺之平之四也僞衛將軍苻黄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强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魏書苻健傳曰虎狼大暴從潼關來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至于長安

生立一年魏書苻健傳作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

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魏書苻健傳兇作悩）羣臣奏請禳灾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魏書苻健傳作逼令為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又譏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魏書苻健傳曰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嘗從輿上謏便輦者

謂之天雨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
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
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案鄧太尉祠碑曰統和寧戎鄜城洛川定陽五郡郡領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支胡粟特口水雜戸七十夷類十二種所言諸羌種類較此爲詳十六國疆域志曰徧檢諸地志皆不言黃洛所在黃洛之名僅見於此今考言進據黃洛則地應近長安宋敏求志云藍田有黃櫨堡在縣北三十里櫨洛音近疑即黃洛案方輿紀要五十一云黃洛堡在三原縣東北是在長安之北如宋敏求所云在藍田縣則在長安之南未知孰是生遣苻黃眉
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
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

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御覽三百十一引十六國春秋三原作平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

蒦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風俗通曰宋桓公子目夷字子魚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元和姓纂二曰苻秦有魚遵魏書苻健傳作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誤作魚遵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魏書苻健傳作瞎人不知法法是苻法也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魏書苻健

傳曰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斬之魏書苻健傳曰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有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三五十爲羣魏書苻健傳作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爲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又作三五千案儀禮有司徹釋文曰燖一本作爓禮記禮器注曰爓沈肉於湯也是爓與燖古通放之殿中或剝死四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

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朝士奔逃草野皆曰從虎口出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脇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通鑑晉紀注姓譜曰康衛康叔之後亦西胡姓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

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堅衆廢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晉書校文五曰帝紀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被弑在升平元年凡在位三年此云二年蓋誤以生即位在永和十二年故也非實錄僞謚厲王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日謚厲王封子馗爲越侯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御覽三百六十四前秦錄曰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案健載記但言以雄爲車騎大將軍不言拜龍驤從略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皇始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

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昬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剛峻作剛愎）雅好直言疾董榮强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晉書斠注卷百十二